

# 慈幼校長杜玉燕 幫弟育人才

## 校長訪談

撰文：吳雄  
攝影：郭錫榮  
walterng@hkej.com  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剛經歷二戰的世界還在喘息，國共內戰後神州染紅，北方難民蜂擁來港。在那艱難的歲月，羅馬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把1941年創辦的孤兒院，轉為慈幼英文學校（小學部），1955年增辦中學部，為貧苦兒童提供教育，使他們將來能點燃火炬，照耀人群。

杜玉燕是這家男校歷來首位女校長，她秉承學校的五大特性，積極提高學業成績外，更注重培養學生的兄弟情、感恩心，她強調大家應學會包容、體諒，一起向目標進發。

記者認識兩位慈幼仔，一位是教過記者的蔡子強老師，一位是鄭家富，他們都是充滿人文關懷的社會精英。最讓記者難忘的是汶川地震後，專欄作家李怡提出讓人吃驚的「天譴論」，當時蔡子強撰文詰問：「作為一個人本主義者，我相信每一顆生命都有其莊嚴的價值。人，不是用來實現上帝旨意的工具，更遑論成為上帝譴責、懲罰另外一些人、一個政權的一堆籌碼。這是我的基本信念，大義當前，不容絲毫妥協。」

「你的老師蔡子強也很積極回母校參加講座，鄭家富、大法官湯寶臣、中大醫學院的賴寶山也是逢叫必到。」愛笑的杜校長說起這些校友時笑得更燦爛。校友們樂於回饋母校，大都與他們的中學生活有關。「早期學校有寄宿部，現在很多社會知名人士都在那裏住過，寄宿時每晚有神父陪你讀書、照顧你，還一起踢波、聊天，就算挨神父罵了，到球場踢踢波就好了，哈哈，這些都是美好的回憶。」

杜校長說學校有五大特質：立德修靈、守紀自律、勤奮好學、樂於助人、熱中運動。「所以學校逢周一、五是課外活動，周三是宗教活動，周二、四是學術日。從小學到中學一直提醒他們，畢業後記不住？我們也有校訓：點燃火炬，照耀人群，簡單一句：為人服務。在學校為師兄弟服務，我們強調兄弟情，還要有感恩心，於是我們強調服務社會，感謝社會給那麼多資源培養我們成才。」

### 學兄為學弟服務

5月11日，1970年畢業的舊生還開展良師益友計劃，希望在退休前為學弟服務。杜校長說：「後來77年的畢業生也說要參加，希望招攬更多舊生，類似mentorship的計劃，一個大師兄帶一個高中同學，幫他們做生涯規劃。究竟將來想讀什麼科，想從事什麼職業，學生們先想沒有用，我們有一隊人帶你去計劃。學生們還有機會去公司參觀，了解將來工作的真實環境，甚至安排他們去做暑期工。」

杜校長在慈幼中學部工作十多年，擔任校長三年。回顧教學生涯，杜校長形容1994年至2000年真的只是教書，就算搞活動也是輕鬆的。但教改之後，各方面的要求激增，在活動、教學上的要求高很多，令老師的工作量增加。「我想教改真的讓老師反思，自己是不是教完就算，自己不斷改善教學的同時，對學生的成效有多大？但這樣的改革措施實在太多、太快，老師要適應不難，但難免犧牲照顧學生的時間。」

她形容2006至2011年是教育界衝得很「行」的階段，但這兩年開始緩慢下來，「新高中走了一個循環，步伐減緩下來，我們可以再進修，也可檢視方向是否正確。比如課時是否不足、課程是否太深、如何幫忙老師和學生？希望不會很快又有新東西出來。希望家長、學生、老師明白，大家都是同坐一艘船，大家都在努力讓孩子更好地成長，將來在社會有所貢獻。」

慈幼的初中採取母語教學，高中則全部用英文。「始終男孩子需多點時間掌握語文，加上男孩對語文的興趣一般，因此我們很努力提升他們的興趣，透



杜校長任教慈幼十多年。



三年的校長生涯挑戰不小，但同樣讓她很愉快。



慈幼會的校訓是點燃火炬，照耀人群。



校內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動安排。

過不同的語文活動讓同學多參與，初中時會照顧他們的興趣，但高中則全力裝備應付公開試。」由於校內課外活動多，他們把活動融入課堂裏，比如英文科加入戲劇，教同學寫劇本，舉辦班際話劇比賽，中文科則有辯論和語文嘉年華。

### 極注重家校關係

杜校長坦言這三年的校長生涯很不錯，「學校一直運作得很好，神父和前任校長在學術和活動的帶動方面一直很好。過去三年，我們在做的過程中不斷反思，正如剛才所說由2007年至新高中，這五年沒時間喘氣，於是我帶同全體老師作檢視，包括課程內容、活動等方面，看能否優化，到底學生學到多少？現在大家都強調PINE(Planning, Implementaion, Monitoring, Evaluation)，做得好的繼續下去，不好的看如何改善，學校每個層面都在做這幾方面。」

談到將來，杜校長表示將檢視新高中學制，「比如三個選修科，他們真的應付得了？有的學生可以，但若有評估後發覺不行，有沒有計劃能幫到他們？比如我們學校以前不鼓勵drop科，一直鼓勵他們積極努力，選了科就要走到底，這是做人的精神和態度，但如果確實遇到學習困難或與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不配合，是否可以全力做好核心科目？」學生可以選擇中六drop科，今年可能走多步，提前至中五的第三學期。

不少學校與家長的關係都一般，杜校長性格樂天，加上做事積極又愛笑，溝通十分和諧。「我自己教



學校位於柴灣有名的長命斜之上，十分顯眼。



足球是學校的傳統，現在舊生也常回來踢球，緬懷過去。

書時主力做德育公民教育那邊，所以很多機會與學生搞活動和玩耍；另外也兼教宗教，教這科總不可以兇神惡煞地進去，像殺手一樣面對學生就不太好。雖然我很嚴，但嚴得來也很輕鬆的。」這種嚴得來與學生打成一片是慈幼的傳統，校友鄭家富算是其中的過來人（詳見另文）。

### 與家長共晉早餐

杜校長小時候是家中獨女，父母忙於生計，功課什麼的都是自己面對，幸好校內輔導班的老師幫了她，這也驅使她後來走上教育之路。她心裏很同情現在的家長，在教育不斷改革之下，自己對於兒子的學業顯得無能為力、愛莫能助。「現在這代的家長很緊張、很慘！我今年有一個家長早餐聚會，邀請他們一起吃早餐。過去我們透過家長會溝通，但發現根本沒有時間交流，於是今天發信給家長，希望每一級至少有一次，這個學期每個班級都做過了。」

「他們關心兒子的成績，我就乘機教他們一些讀書方法。尤其是高中這批家長，現在的課程和考試內容，他們以前全部沒考過。我們以前考中文有精讀，讀好了就能拿好成績，但現在卻不行，家長感到無能為力。他們總說兒子明明很努力在溫習，考出來的成績卻不理想，我也事先向中文科的老師請教，然後在聚會裏與他們分享。」這些聚會既能解釋學校的政策，了解學生的情況，還能冒出好主意來。

「透過這個聚會，本來沒想過做的事情現在也做了，比如家長說自己的孩子中三選學得好好的，一上中四卻好像完全失去讀書意欲。上周開始，我就邀請中英文科的科主任舉辦講座，教家長們如何學好中英文，起碼他們知道如何幫兒子。那樣家長和校方就不用互相猜度，他們有問題馬上提出，我們看到有需要改的就改。我寧願大家都坦白，其實家長和學校的目標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把學生教好，即使過程中有意見不同之時，但原因還是為小朋友好。」杜校長說。

家長和學校關係好，很多校內活動也能看到慈幼家長的身影，杜校長稱讚學校有一支很強的家長義工隊。「老師舉辦很多活動會辛苦，但如果家長也在的話，學生的表現會更加好。比如中二有個服務學習計劃，與青年協會合作做義工培訓，我們就讓家長來幫忙。還有閱讀口述報告計劃，家長們都有份聽和評分，讓他們更了解學校的情況。」

都說學校是老師與學生攜手前進的地方，如果能讓家長、舊生也參與其中，力量將大得多。學生們在大人的循循善誘之下，若能記住點燃火炬、照耀人群的校訓，將來的社會將有更多人本主義者。

## 典型慈幼仔——鄭家富

鄭家富(Andrew)可以說是典型的慈幼仔，出身普通家庭，小時候頑皮得很，也非常喜歡足球。「費Sir退休了，你難過嗎？」記者問。「哈！我開心得不得了呢！」Andrew說。這個英文名有意思的，也道出他多嘴的特點，但多嘴不代表好口才。

「我讀慈幼的時候，最多被人說多嘴，不會說我口才好，但多嘴是鍛煉口才的要素，起碼你要喜歡說話。我領洗的時候，神父給我取名Andrew，他是天主教聖伯多祿的哥哥，耶穌十二個忠徒之一，他是裏面說道理最厲害的人。神父給我改這個名字，希望我將來傳教也像他那麼好。」

他小學一年級進入慈幼一直讀至中六畢業，從1966年至1978年。其中難忘的記憶包括發哥學他的金句。

「當時我也駁神父嘴，周潤發那句：我大聲不代表沒有禮貌。其實他還沒有講，我已經早在學校裏講了。一天轉堂的時候，當然要跟同學聊聊天，我說話很大聲，神父進來問為何那麼大聲說話，我站起來笑笑答：『神父，我大聲不表示我沒禮貌，因為同學太遠才大聲說話。』他只是笑笑，他們很好的，

不會罰你。」

Andrew當議員時常質問前特首曾蔭權，原來他們一年級的班主任是同一人，「他比我大十歲，但一年級的班主任是同一人，後來他搬家就轉校了。有一回聚會還說起那位陳老師，他教中文，常教我們寫毛筆字。誰寫不好，他就從後攬着你、握着你的手寫，他那排煙屎牙啊！一靠近很臭，一抬頭看到那排牙齒，人人都怕，於是努力把字寫好。」

Andrew後來讓我看一年級的大合照，考我能否把他認出來，「縮細範圍給你啦！」記者看完說：「好容易認啊！不就是中間那個？」他聽罷說：「是啊，是啊！還是保留當年的神韻啊！」的確是留下了神韻，走入議事堂和電台直播室的他，的確像小時候一樣反叛和精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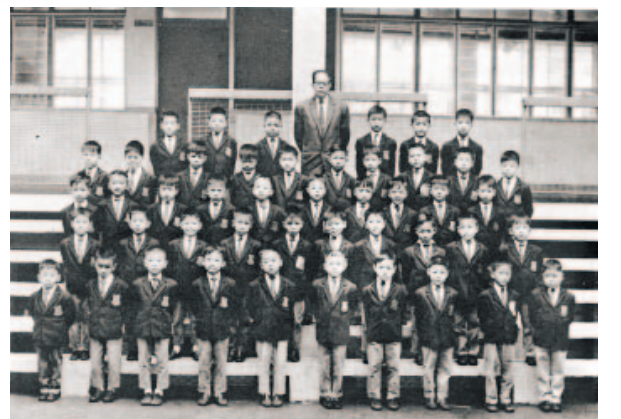
### 大半個迷失青年

他戲稱自己小時候是大半個迷失青年，「我想青少年都很容易迷失，特別在六七十年代，家裏不怎麼理你，反叛的也有，學壞更容易，讀書肯定不會太喜歡，在柴灣長大的孩子來說，我很幸運沒有被踢入黑

社會。這是典型的慈幼仔，再壞也只是頑皮，不會去到頑劣的程度，頑皮和頑劣，那個劣字可讓你走入歧途。」

在Andrew中環律師樓的辦公室裏，還放着鮑思高神父的人像，慈幼會所有神父都讓他畢生難忘。「他們是愈頑皮的孩子，給予愈多的時間，這是慈幼會的精神，我覺得值得教育中人去跟循，因為很多教育工作者是不好的學生不教，那樣學校成績會快點好，專教好的，不好的就由他們自然淘汰。然而，那些迷失的年輕人將來去社會做壞事，社會的成本會很大，所以他們才是學校需要更多關愛的一群。」

那些神父有多友善？他回憶說：「有的還跟我們打麻將，因此我從來不用嚴來形容老師或神父，六七十年代的老師可能有的比較惡，那時也有體罰，但慈幼、慈幼，他們就算很生氣地罵你，還是讓你感覺到他們是因為愛惜你，想你好、想教你，不是用硬繃繃的嚴厲，所以同學都很受落的。神父們就住在學校裏，同學有時放學踢足球，他們會下來一起踢，你想想，這種打成一片的感覺很重要，他說一句好過其他人講一百句。所以我自己深受感動。」



下起第二排，右起第五個就是鄭家富。



慈幼教會教他關愛世人，為社會的不公義抱打不平。